

当代美国哲学

涂纪亮 主编



当代美国哲学

涂纪亮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宋慧曾
封面装帧 孙宝堂

当代美国哲学

涂纪亮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12,500

1987 年 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书号 2074·485 定价 2.20 元

编者引言

当代美国哲学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哲学。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这样五个时期：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清教主义以及约翰森·爱德华等人的唯心主义；十八世纪下半叶，适应当时独立战争的革命情绪，继之而起的是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十九世纪是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先后有先验论的唯心主义、有神论的进化论以及绝对唯心主义；十九世纪末，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出现了人格主义和实用主义，其后又出现了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以及自然主义等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哲学进入本书所介绍的这个时期。

与十九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段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哲学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它比以前更多地接受欧洲大陆各哲学流派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德、奥等国的大批哲学家不堪忍受法西斯分子的迫害，纷纷迁居美、英等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逻辑经验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

克福学派以至后来的结构主义，都是在这段时期里相继从欧洲大陆传到美国，并在美国立足生根，获得不同程度的传播和发展。总之，在这段时期里，美国哲学除接受英国哲学的影响外，还接受欧洲大陆各个流派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书共收入十四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这个时期美国各个主要哲学流派的演变及其基本观点。

—

本书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评述了美国的分析哲学以及与其有关的一些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析哲学在美国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分析哲学这种思潮就其广义而言，指的是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的流派。它创始于本世纪初，一般常把弗莱格、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称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它的两大主要支派：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在二十至五十年代先后盛行于奥、德等国和美国；日常语言哲学在三十至五十年代盛行于英国。美国六十年代以后出名的分析哲学家，往往把这两派的观点糅合到一起，这两个支派本身作为独立的学派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逻辑实证主义是在三十年代传入美国的。如前所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奥等国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维也纳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如卡尔纳普、弗兰克、费格尔、哥德尔、门格尔、考夫曼等人，德国经验哲学协会的主要成员赖欣巴赫和亨普尔，华沙学派的主要成员塔尔斯基等，都在三十年代先后迁居美国。四十至五十年代，经卡尔纳普等人的倡导，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日益广泛传播，逐渐取代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

中的主导地位。于是，美国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新的中心。

三十至五十年代，卡尔纳普是美国分析哲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其大量著作中系统阐述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可以说集逻辑经验主义之大成。美国有些分析哲学家把他与罗素、维特根斯坦相提并论。五十年代初，出现了以蒯因为主要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蒯因早期深受罗素和卡尔纳普的影响，基本上持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但到四十至五十年代，他的观点有很大转变，转而猛烈抨击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和《语词和对象》（1960）等著作中，蒯因批驳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还对证实原则和还原论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间引起一场持续多年的讨论。通过这场论战，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受到猛烈抨击而发生动摇，最后导致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但它的某些基本思想对此后分析哲学的发展继续发生影响。本书中收入的“美国分析哲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分析哲学的各个发展阶段；而“蒯因及其在美国分析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一文，则着重介绍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传统观点的批驳。

本书还收入两篇分别论述美国哲学家（主要是分析哲学家）对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科学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着重研究科学的性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概念和前提，以及科学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等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末，在美国的科学哲学这个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逻辑经验主义。他们在研究和表述科学哲学的问题时主要依靠数理逻辑，宣称科学哲学（乃至一般哲学）就是“科学的逻辑”。他们既坚持逻辑主义的立场，又坚持基

础主义、归纳主义的立场。五十年代末，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经验主义纲领和逻辑主义纲领，受到了库恩、汉森、图尔明、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猛烈攻击。到六十年代末，逻辑经验主义者已在科学哲学的许多条战线上退却，库恩等人的观点取得了主导地位，被许多人称为“新科学哲学”，可以说他们在科学哲学这个领域内实现了一场革命。本书中收入的“美国科学哲学的革命”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这场革命的内容和发展过程。

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主要从语言的表述和交流方式方面对概念知识进行研究，它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在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探讨这种关系，并试图从语言的结构中引出概念知识的结构。语言哲学向来是分析哲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莱格头一个把意义理论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把名称、指称和意义区别开来。另一个创始人罗素进一步提出了对其后语言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形式分析方法、类型理论和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分别对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哲学观点发生重大影响。最近五十年来，美国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蒯因、塞拉斯、戴维森、塞尔和克里普克等人，都对语言哲学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本书中收入的“美国分析哲学家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一文，按历史顺序探讨了以上这几个美国分析哲学家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基本观点，并试图从中摸索出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哲学在美国发展的趋势。

逻辑经验主义传入美国后，除由卡尔纳普等人广泛传播其传统观点外，一些美国哲学家还把它与实用主义结合到一起，于是出现了刘易斯的“概念论的实用主义”、莫里斯的“科

学的经验主义”以及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经验主义》(1937)一书中,就给自己明确提出把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任务,并认为他所创立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就是把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成果。他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关于指号的一般理论的“指号学”,另一是关于价值的一般理论的“价值学”,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莫里斯还把指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部分,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各只强调指号过程的某一方面,而他则要把这三个方面合成一体^①。

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也与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有关。逻辑经验主义者强调“逻辑分析”,操作主义者则强调“操作分析”,它是操作主义的基本概念。布里奇曼把“操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操作,即“实验室里的操作”,但他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把感觉器官也包括在仪器之列,而且是最基本的仪器,这样他就把自我的主观感受活动说成是实验操作的活动,而且是最基本的活动。另一种是广义的操作,即除了实验操作之外,还包括他所谓的“非仪器操作”,这主要指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活动。在他看来,任何不与操作相联系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超出操作活动范围之外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例如,他认为不依赖于人的操作而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物质与精神何

^① 关于莫里斯的指号学,可参看陈修斋的“莫里斯的‘指号学’评介”一文,载于《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①

在本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美国还有一个与分析哲学有一定联系的流派一度广为流传，这就是“普通语义学”。前面已经谈到，分析哲学家强调从事语言的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普通语义学家则强调把语言哲学的某些原理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普通语义学创始于三十年代，由波兰裔美籍哲学家柯日布斯基创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切斯、早川一荣、拉波波尔特等人。关于普通语义学这门学科的任务，国际普通语义学协会作了这样的规定：“普通语义学研究 and 改善人们评价的过程，特别强调它与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和象征的关系。”^②他们构造出一种所谓“非亚里士多德的定向体系”，以研究人们在语言上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他们吹嘘普通语义学的意义和作用，仿佛它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进行思维，增强人们的相互了解，医治精神疾病，甚至在排除社会弊端、消除社会冲突方面，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本书中收入的“普通语义学评述”一文，对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作了分析批判。

最后，还要介绍一下美国的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在六十年代盛行于法国，七十年代初传到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一个新兴的哲学流派，其影响扩散到语言学、人种志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三大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乔姆斯基继承了

① 关于操作主义，可参看夏基松的“操作主义批判”一文，载于《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还可参看罗嘉昌的“操作主义”一文，载于《现代外国哲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转引自切斯：《词的威力》，1955年版，第12章。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传统，并加以改变而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学说。他严格区分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认为句子的声音和词是表层结构，句子的意义则来源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虽然能够说明某种语言的形式上的转换，但只有深层结构才具有理性的普遍性，说明人的天赋的语言能力是普遍的、必然的。在美国，有人把乔姆斯基划入结构主义者之列（他本人否认这一称号），更多的人把他称为分析哲学家。本书中收入的“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唯理论哲学基础述评”一文，着重评述了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及其理论基础。

二

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评述了实用主义和现象学运动。实用主义是一个在美国有很大社会影响的流派，三十年代以前，它在美国哲学界中占居统治地位，四十年代后，它的统治地位逐渐被逻辑经验主义所取代。不过，实用主义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其后期的代表人物刘易斯和胡克仍具有很大影响。六十年代以后，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来说已不复存在，它的某些思想却渗透到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之中，并在社会上保持相当大的影响。

刘易斯在实用主义中的地位，仅次于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他是这个流派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重要代表。由于他在其著作中把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思想被称为“概念论的实用主义”或“异端的实用主义”。刘易斯十分重视研究逻辑学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数理逻辑问题。他的《符号逻辑概论》是美国出版的头一本论述这门科学的历史的著作，他是模态逻辑的创立者之一。刘易斯一方面把实

用主义的观点引进逻辑学之中，认为逻辑根本不是一种关于思维过程和思维规律的科学，而是指导我们如何“经济而方便地组织经验的方法或工具”。他说：“卓越的逻辑体系总是实用主义的。”另一方面，他又把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观点吸收到实用主义体系之中。例如，在《精神和世界秩序》一书中，他企图从逻辑分析（分析之物）和实际之物（综合之物）的二元论出发，去解决逻辑演算和事实的联系问题。在对分析真理的理解上，他也采纳了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一切先天的（普遍的、必然的）知识都是分析的，不过他不象卡尔纳普等人那样把分析真理和语言系统联系起来。本书中收入的“刘易斯的‘概念论的实用主义’”一文，简略地介绍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

本世纪头三十年内，实用主义处于它的兴旺时期。当时与之并存的先后有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等流派。自然主义出现于三十年代，当时实用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在美国风行一时，因此它深受杜威和桑塔亚那的影响，某些哲学史家往往把杜威和桑塔亚那称作美国自然主义的创始人。到四十年代，随着实用主义、批判实在论等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的逐渐衰落，它们对自然主义的影响也相应减弱，于是年轻一代的自然主义者的观点逐渐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这种发展趋势从这个流派当时出版的两本集体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4年，克里科里安编辑了《自然主义和人类精神》这本论文集，其中虽有杜威和胡克的文章，但大多数作者——如内格尔、兰德爾等年轻一代的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已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1949年，以劳·伍·塞拉斯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左翼又出版了另一本很有代表性的论文集《未

来的哲学》(副标题为:“对现代唯物主义的探讨”),撰稿者除一些属于自然主义左翼的哲学家外,还有许多自然科学家。这两本论文集表现出自然主义发展上的两个阶段,代表了这个流派中的两种倾向。一般说来,在被称为现代美国自然主义者的哲学家中间,按其哲学观点来说,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如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杜威和胡克,批判实在论者桑塔亚那,新实在论者培里、蒙太古等人,他们属于这个流派的右翼。第二类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哲学家,如内格尔、兰德尔、克里科里安等人,他们属于自然主义的中间派。第三类是一些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较多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如塞拉斯、萨姆维尔、法伯等人,他们属于这个流派的左翼。到五十至六十年代,这些左翼代表人物的唯物主义倾向有了更鲜明的表现^①。萨姆维尔等人后来转向研究辩证唯物主义,1962年成立“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后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由萨姆维尔担任主席,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1974)和《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和平》(1977)等著作中。

马文·法伯转向以自然主义观点研究现象学,本书中收入的“美国现象学运动和马文·法伯的自然主义现象学”一文,详细介绍了现象学运动在美国的传播,评述了法伯从自然主义立场对现象学的研究。现象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其支持者有舍勒、盖格尔和因加耳登等人,出版了《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现象学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它企图把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

① 关于这个流派的一般情况,可参看涂纪亮的“美国自然主义述评”一文,载于《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经验主义结合到一起。三十年代法西斯上台后,现象学在德、法等国逐渐衰落,但到了六十年代,它又在欧洲和美国复活起来。美国的现象学运动主要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二十年代,曾有一些美国哲学家到欧洲追随胡塞尔从事现象学研究;在三十年代,德、奥等国也有一些现象学家移居美国,但都未能使现象学运动在美国传播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象学开始受到美国哲学界的重视。从六十年代开始,现象学运动在美国的传播有了很大进展,这个学派的主要著作相继翻译出版,有不少大学开设现象学课程,成立了有关的学会,马文·法伯在美国传播现象学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发生了很大影响,对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影响更深。它对最近十多年流行于德、法的解释学也有很大影响,目前还出现了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这两个流派相互渗透和靠拢的趋势。

三

本书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评述美国宗教唯心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唯心主义在美国有了显著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基督教哲学和天主教哲学(新托马斯主义)的广泛传播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基督教神学与存在主义、人格主义、过程哲学等哲学流派的结合上。

在美国的宗教中,基督教(新教)一向占居主导地位。在殖民地时期,北美东部的居民主要信奉英国国教。独立战争后,英国国教教会几乎垮掉一半,加以实行政教分离,以致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初,基督教的势力大大衰落。从十九世纪初起,基督教在资产阶级的扶植下又蓬勃发展起来。

在1800年至1866年这几十年间,基督教徒的人数从46万人(约占当时美国人口的7%)增加到1,930万人(约占当时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教堂从44座增加到128,000座,神职人员从2,100人增加到97,000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势力仍在继续发展,据1979年统计,在美国总人口二亿二千万人中,基督教徒有7,240万,天主教徒有4,850万,犹太教徒有610万,东正教徒有360万。

基督教在美国有它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神学”或“神学理性主义”,它适应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教义的解释上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二十世纪初,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它主张盲目信仰,禁止议论或修改教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又出现了“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流行的“新正统派”神学在美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对教义的解释上,它既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也反对过于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而主张回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教义上去。它用原罪来解释人们的精神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认为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削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主张用超自然的手段来克服危机,宣称基督教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这种“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在最近四十年来一直在美国基督教中居于主导地位,尼布尔是它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本书中收入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哲学”一文,扼要介绍了尼布尔的宗教哲学、政治哲学、人性论以及历史哲学观点。

美国的天主教势力一向比较微弱。十九世纪初,基督教徒有46万,天主教徒只有10万。十九世纪中叶,大量移民来自欧

洲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势力有所增长,1886年,天主教徒达762万,占美国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一。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托马斯主义开始出现于美国。但是,尽管有梵蒂冈的大力支持,新托马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然在美国没有多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在美国获得迅速发展。美国天主教徒在五十年代初为2,500万,六十年代为3,500万,七十年代末为4,850万。美国天主教会拥有庞大的教育机构,如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圣母玛利亚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福德姆大学等等。它建立了“美国天主教哲学协会”,拥有会员1,600余人,活动频繁。它还拥有许多宣传手段,如这个学会的机关刊物《新经院哲学》,耶稣会士僧团主办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多米尼克僧团主办的《思想》杂志,以及《形而上学评论》、《国际哲学季刊》等等。随着美国天主教势力的增长,新托马斯主义也获得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机构和刊物在传播新托马斯主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的新托马斯主义在其基本观点方面与欧洲的新托马斯主义没有多大区别,但它特别注意广泛利用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哲学流派的观点来为天主教神学思想作辩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主要研究存在和意识问题,而回避伦理、政治和社会哲学问题。二次大战后,他们转向研究社会政治问题,按照“永恒法规”的原则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的支配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目标和规范吹捧为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与规律,主张建立“纯粹的资本主义”,力图从宗教方面为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效力。美国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除二次大战期间由法国迁居美国的马利坦和吉尔松外(他们后来又返回法国),还有芝加

哥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德勒，福德姆大学教授、《国际哲学季刊》主编克拉克等人。本书中收入的“新托马斯主义在美国”一文，详细地介绍了新托马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及其基本观点。

美国的基督教除有自己的神学体系外，还与存在主义、人格主义、过程哲学等哲学流派结合起来，利用这些流派去宣扬和论证其神学思想。在这方面，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西欧，存在主义分为两派：一是以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另一是以雅斯贝尔斯、马赛尔为代表的有神论存在主义，就它们在哲学界的影响而言，无神论派胜过有神论派。相反，在美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蒂利希和怀尔德等人的哲学都和基督教神学有密切联系，巴雷特的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联系较少，但他在美国的影响不如前面两人。

蒂利希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存在主义神学家。他的存在主义是神学的存在主义，这不仅因为他当过牧师，长期讲授神学，而且主要因为他把神学和存在主义结合到一起，在存在主义中为神学寻找哲学根据。在蒂利希的神学和哲学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是一种所谓“焦虑的本体论”。他把焦虑这个存在主义的主要范畴作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企图由此引出上帝观念，证明人信仰上帝是必然的。他说，现代人有三种焦虑：即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对罪恶和谴责的焦虑。这些焦虑使人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不过，人毕竟宁愿生而不愿死，人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获得“存在的勇气”，来对抗各种来自非存在的威胁。怀尔德也是美国一个颇有声望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吹嘘存在主义已经取得很大成

就,但也承认它有许多缺点。为了弥补这些缺点,他主张把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他认为信仰和理性应当相互谅解,并断言人类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建立一种把信仰和理性结合到一起的基督教哲学。关于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及其基本观点,本书中收入的“美国存在主义”一文作了详细的评述。

人格主义这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也与美国的基督教有联系。人格主义由鲍恩创立于上世纪末,主要流行于本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当时的代表人物有霍金、布莱特曼、福留耶林等。目前这个流派仍有一定影响,1938年成立的“人格主义讨论会”至今仍在积极活动,《人格主义者》杂志仍按期出版,它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伯托西和沃克迈斯特在美国哲学界也有一定地位。人格主义者把人格看作唯一的实在,但这不是指具体的人的人格,而是指某种彼岸的抽象物,它在最高的人格(上帝)那里获得最高的自我实现。上帝是宇宙的人格,是“最高的创造理性”,是无所不包的存在,是一切道德价值与目的的源泉。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基本法则,一切单个的自我都汇集于上帝这种无所不包的存在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以上帝为顶点的精神价值体系。人格主义者还认为,人的内心冲突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阶级斗争是从个人的精神灾祸中产生的一种心理冲突,因此他们呼吁把人的注意力转向自我直观和自我完善,认为需要改造的既不是客观世界,也不是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人格或人的精神状态。本书中收入的“美国人格主义述评”一文,对人格主义的发展及其基本观点作了评述。

第二次大战后,宗教唯心主义之所以在美国获得巨大发展,有其种种原因,其中主要的是:首先,美国自侵朝战争